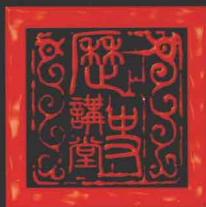


性情皇帝



以翔实的史料，全面解读真实的福临
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

本书将为广大读者重现历史的风
过，为读者呈现一幅壮美的传奇

云际会，再现一个历史上真真切切、鲜活生动的福临。阐释帝王的是非功
画卷。

文
博
◎
编著



顺
治

线装书局

性情皇帝

以翔实的史料，全面解读真实的福临
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



文
博
◎
编
著

顺治

线装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性情皇帝——顺治 / 文博编著. — 北京 : 线装书局, 2013. 11

(细说历代帝王)

ISBN 978-7-5120-1119-9

I. ①性… II. ①文…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73319 号

性情皇帝——顺治

编 著: 文 博

责任编辑: 张媛媛 孙嘉镇

排 版: 腾飞文化

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100009)

电 话: 010-64045283 64041012

网 址: www.xzhb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0

印 张: 48

字 数: 60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0

定 价: 48.00 元



目录

Mu lu

- 第一章 庄妃惊梦生贵子 洪承畴松山被俘 / 1
- 第二章 庄妃大义说辞 俘臣招降归顺 / 31
- 第三章 皇太极驾崩 两亲五争帝 / 68
- 第四章 立新君多尔袞摄政 小皇帝讥讽备尝 / 102
- 第五章 摄政王轻佻戏寡 顺治帝迁都北城 / 135
- 第六章 改朝仪摄政王权势威加 孝庄太后下嫁摄政王 / 164
- 第七章 摄政王塞外薨 顺治帝朝中亲政 / 213
- 第八章 亲临朝政群佞敛迹 奉母命幼主完大婚 / 252
- 第九章 多情天子无情宫 抑郁寡欢少皇帝 / 298
- 第十章 风流天子移情恋 震惊朝野风流史 / 340
- 第十一章 天佑清廷国主归顺 乾门听政至尊无上 / 395
- 第十二章 玉林通秀西山论禅道 多情天子痴情和尚 / 429

第一章

庄妃惊梦生贵子

洪承畴松山被俘



崇德三年(1638)正月三十日夜,天很黑,也很冷,盛京城内行人寂寥,四籁无声。虽然还在新春正月,年气未散,但因大清国皇帝新添爱子亡丧,臣民们自然也要知道些好歹,不可大肆欢颜了。

但是,一个新出世的婴儿是不理会这些禁忌的。晚八时左右,阵阵洪亮的婴儿的哭声,划破了沉寂的夜空,引起了盛京皇宫中一阵骚乱。有人掀开了永福宫厚厚的毡制门帘,压低嗓音向外传报:“大喜!庄妃侧福晋生了个阿哥!”

这个阿哥是谁?他就是六年后入主中原,君临中国,做了十八年大清皇上的顺治皇帝,清世祖福临。

大凡能做上皇帝的人,必是“真龙天子”,是天上的哪个星宿下凡。福临也不例外。大清实录中就载述了他至少三条皇权神授的依据:一、其母永福宫庄妃怀孕的时候,常有红光绕身,衣裾间好像有龙盘旋,侍女们最初皆大吃一惊,以为失火,赶到近前再看,火却不见了,似这样不止一次,人们都觉得特别奇怪。福临诞生前夕,庄妃梦见一神人抱一孩子进室交给她,说:“这是日后统一天下之主啊!”庄妃将孩子接过来放在膝上时,那个神仙忽然不见了。第二天,庄妃将这个异兆告诉太宗皇帝皇太极,皇太极说:“这是很奇异的祥瑞,大概是子孙吉庆的征兆吧。”二、在福临诞生的时刻,宫闱里突有红光照耀,经久不散,香气弥漫了好几天。三、顺治降生时,头发怪怪的:顶上有一缕头发耸然高起,与别的头发迥然不同。

福临的生母博尔济吉特氏,名布木布泰,是科尔沁贝勒寨桑的女儿,天命十年(1625)二月,由其兄吴克善护送,来到后金汗都赫图阿拉城,与当时尚称四贝勒的皇太极成婚,那年她才十三岁。

太宗后宫妃嫔有多少?无法统计准确数字,可知有子女者十五人。其中崇德元年,皇太极称帝,改国号大清,正式封为五宫后妃的五人。她们是:中宫清宁宫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哲哲;东宫关雎宫大福晋宸妃海兰珠;西宫麟趾宫大福晋贵妃娜木钟;东宫衍庆宫侧



福晋淑妃巴特玛·璪；排在最后的是西宫永福宫侧福晋庄妃。

除中宫皇后外，其余三妃入宫均在庄妃之后，而排位却在庄妃之先，为什么？原来，被封为麟趾宫大福晋贵妃的娜木钟为蒙古阿巴垓郡王额齐格诺颜之女，原是察哈尔林丹汗的“多罗大福晋”，人称囊囊太后。天聪九年（1635）三月，在林丹汗兵败死于青海涨大草滩后，率一千五百户部众投降了后金，而且后金从她口中获悉了林丹汗之子额哲的去向，进而收降额哲，获得了元朝历代传国玉玺。无论其原来的地位、还是其对清的功绩均不可忽略。而被封为衍庆宫淑妃的巴特玛·璪，为阿巴垓部塔布囊博第塞楚祜尔之女，亦是察哈尔林丹汗之妻，人称窦土门福金。天聪八年降清，皇太极纳之。这些都是为笼络蒙古察哈尔部众的政治婚姻。

值得一提的是关雎宫宸妃，她本是庄妃亲姐姐，天聪八年嫁皇太极，时年已二十六岁。但皇太极对其感情极为深厚，崇德元年大封诸妃时，即封她为东宫主位，仅次于中宫皇后。中宫无子，崇德二年七月，宸妃生皇八子，皇太极高兴至极，特颁大清朝第一道大赦令且对宸妃宠爱备至。这个皇八子如年长寿永，必立太子继皇位无疑。可惜未满周岁，即夭折而去。宸妃也因失子之痛，享年不永，于崇德六年九月去世。

庄妃嫁与太宗十二年之后始得一子，且有那么多大吉大贵之兆，喜悦之情可知。只可惜福临出生的那天，正是宸妃所生皇八子夭折的第三天，宸妃珠泪未干，关雎宫内哀声未绝，太宗既伤悼爱子，更心疼爱妃，为安慰宸妃，几辍朝政，哪还顾得上欣赏新生儿的神态和容颜？永福宫诞生皇子的喜庆已被皇八子之丧冲得淡淡的了。

爱新觉罗·福临，死后被尊谥为“体天隆运定统建极英睿钦文显武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庙号世祖，年号顺治，人们通常称为章皇帝、世祖、顺治皇帝或顺治帝。作为清朝入关以后的第一位皇帝，他的生平奇特而短暂，那么，就让我们打开历史的画卷，从头说起吧。

“布尔湖，明如镜，库里山，耸入云。浩渺空烟，仙鹤千里长鸣；古柏森森，龙凤直冲云空。芳牡丹，碧松花，无限塞外风景……”

盛京的御花园里，奶娘纳喇氏正低声吟唱着一首满族人中广为传唱的民歌，九阿哥福临依在她的怀里，似懂非懂地听着，这熟悉的歌声自打福临记事起就陪伴着他，这个美丽而动人的天女下凡的故事他也不知听过多少次了。许是奶娘的嗓音很柔美，许是故事的内容很传奇，反正一有机会，福临便会缠着奶娘让她吟唱。

“莺鸣燕唱春光无限，几位仙女沐浴湖畔；布尔湖边鸟衔朱果，佛库伦姑娘孕而生子。”

“奶娘，仙女生下的就是我的祖先吗？”

“是的，仙女佛库伦吃了那颗晶莹剔透的红果之后，便觉得满口清香，随后又觉得身体重如千金，怎么也飞不上天了。过了九个月，佛库伦便产下一位天神，因生他的时候金

光罩身,便让他姓爱新觉罗(金),名字叫布库里雍顺。再后来,三姓的百姓共同尊布库里雍顺为大汗。”

“奶娘,我额娘是不是仙女?不是说生我的时候外面祥云初现吗?那么我长大也能成为一位汗王喽?”

一席话逗得奶娘纳喇氏忍俊不禁:“九阿哥,您天生就是福相呢。瞧瞧,这宽宽的脑门儿,厚厚的耳垂,生就的一副帝王相呢!依奶娘看哪,后宫里的阿哥就数你聪明英俊!”

“真的?”福临乐得眉开眼笑,挣脱了奶娘的怀抱。他穿着一件浅色长袍,外罩明黄色的绣龙黄缎马褂,大大的脑袋上戴着一顶嵌着东珠的小皇帽,足上蹬着一双长至膝盖的闪亮的小马靴。这身衣着真是帅气十足!

只见福临双手倒剪,抬头望天,学着父皇的样子踱起了步子,嘴里边还念念有词:“我大清国……”

奶娘和随侍的老太监笑作一团,才四岁多的孩子,可真有灵性哪,天哪,他心里装的竟然是大清国!

福临正在兴头上,昂首阔步地向前走着,一脸的顽皮,忽然他一抬脚踢到了什么,这才低下头来。

“哎呀,这是哪个宫里的孩子,这么不懂规矩,你怎么可以在皇后娘娘面前大摇大摆呢?”

随着宫女的一声呵斥,小福临才发现他差一点儿闯了祸,脸上得意的笑容僵住了,他愣愣地站着有些不知所措。

奶娘纳喇氏早已看见了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和她的随从,但她却无法制止福临的顽皮表演,只得慌忙跪在一旁:“奴婢请娘娘大安,这是永福宫的九阿哥福临,他年幼无知,是奴婢教养不周,奴婢请娘娘治罪。”

“这孩子是永福宫的?我说呢,跟他额娘一个德性,不知天高地厚的!还不一边退下,多加管教。皇上这些日子龙体欠安,看不得小孩子没规没矩地四处乱跑。庄妃还没来吗?她总是不慌不忙,磨磨蹭蹭的,岂有此理!”

发愣的福临忽然意识到了什么,直直地跪倒在皇后面前,声音响亮地喊着:“儿臣福临给皇额娘请安了!恭祝皇额娘身体健康,笑口常开!”

听着福临那稚声稚气的声音,皇后不由得转怒为喜了:“这孩子,真是机灵人儿!瞧他的模样蛮俊的,嗯,长得像他额娘。就是年纪太小了,什么时候才能为皇上分忧解难呢?”

“永福宫庄妃叩见皇后娘娘!奶娘,福临又闯了什么祸了吗?”

粉色的旗袍,婀娜的身材,髻儿高高的,鬟儿弯弯的,压在白嫩的颈子上,越显得黑白分明。庄妃淡施粉黛,倒比那些围在皇后身边的粉妆玉琢的嫔妃们更胜一筹。





“哟，瞧你这身打扮，鲜嫩嫩的倒像个新嫁娘一般。你那双不安分的眼睛什么时候才能大大方方目不斜视呢？”

满心欢喜的庄妃被皇后迎面泼了盆凉水，心里不由得嘀咕起来：唉，说起来还是我的亲姑姑呢，为什么每次看见我总要冷嘲热讽的？我年轻漂亮，那是爹娘给的，如今你人老色衰了，反倒嫉妒起我来了，简直是不可理喻！我哪有不安分的地方了？刚刚是挂着儿子福临，偷偷看了他几眼，这也值得你大呼小叫地横加指责？你的心地这么狭窄，难怪一辈子也生不出个皇子来！

“大玉儿，你也该管管你的儿子了，有四五岁了吧，怎么能总在外面撒野呢？唉，有道是龙生龙、凤生凤，你这个儿子呀，我看也跟你差不多，一点儿也不安分！”

庄妃这回可是真的受不了啦，她的儿子福临是不折不扣的龙种，她与皇后都是蒙古科尔沁部落的女子，血统是一样的高贵，皇后她为什么要说出这种话来？

“娘娘，怎么着福临也是九阿哥，是爱新觉罗氏的龙子龙孙，我承认对他太放纵了些，疏于管教，因为他还只四岁多一点……”

“大玉儿，当着众多姐妹的面，你想与哀家争个高下吗？真是没有个王法了！哀家说错了吗？当初你进宫时才十几岁，如花似玉的，皇上格外恩宠你也是自然的。可现在你也不年轻了，三十岁的人了，还整天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在后宫里这是给谁看呢？难道你不知道皇上这些日子龙体欠安吗？”

跪在地上的庄妃没料到今天自己的胆子会这么大，竟敢惹得皇后娘娘大发雷霆。她悄悄叹了口气：都忍了十几年了，还在乎眼前这一回吗？如果这事传到皇上的耳中，倒真显得自家不知事体了。后宫里姐妹众多，人心难测，七嘴八舌的，什么话说不出来？

“臣妾不该无礼，请娘娘恕罪。”表情诚恳的庄妃终于得到了皇后娘娘的谅解，她起身拍落了膝上的灰尘，心里却在发笑。生儿子在后宫这片母以子贵的土地上着实是一件大事，这不仅显示着皇上的恩宠，也显示着自己的尊贵。

在皇太极的五宫后妃中，永福宫的庄妃是最年轻的一个，虽然排名在五宫之末着实令庄妃苦恼过一阵子，但现在她有儿子福临做依靠，心里踏实多了。再说皇太极的五宫位序带着浓重的政治色彩，并不是以恩宠和喜好来决定的。比如正宫皇后大福晋，如今已是五十出头的人了，皇上还能再喜欢这个人老珠黄的人吗？只因为大福晋资格老，总理着后宫从无过失，加上她来自科尔沁，皇上还要依赖与科尔沁的坚强牢固的联盟呢！再说了，大福晋只生了三个女儿，到老了她能指望谁呢，也难怪她的脾气一天天地变坏了。还有麟趾宫贵妃和衍庆宫淑妃曾经是蒙古察哈尔部首领林丹汗的妻子，皇太极将她们收纳为妃并列入王宫之内，仅仅是表示对察哈尔部的尊敬，也是一种政治上的需要，再说她们现在也都到了不惑之年，还有多少风韵呢？康惠淑妃没有生育，只抚养了一个女儿嫁给了睿亲王多尔衮，而贵妃虽生有一子博穆博果尔，但因脾气暴躁、性格鲁莽而不得

皇上的欢心。这么一来,五宫就只剩下她永福宫的庄妃和关雎宫的宸妃了。说起来,如果当初对宸妃还有那么一点点嫉妒的话,那么现在庄妃对宸妃有的只是爱怜了。宸妃是庄妃的亲姐姐,姊妹俩同侍一夫,这让她既自豪又觉得不安。后来入宫的姐姐一下子赢得了皇上的欢心,自然冷落了妹妹庄妃。好景不长,宸妃的儿子不到两岁便夭折了,这一打击令宸妃悲痛欲绝,从此她变得失神落魄,郁郁寡欢了。这么一来,庄妃对姐姐便一点儿也恨不起来了。现在,五宫之中,只有她庄妃才有个活蹦乱跳又聪明健康的儿子,她有决心让这个宝贝儿子也赢得皇上的欢心!这么一想,庄妃能不心花怒放吗?

关雎宫里,皇太极正斜倚在榻上,宸妃坐在他的身前,眼圈红红的,正拿着一方丝帕揩着眼睛。

“有什么好担心的?瞧,朕不是还好好的吗?倒是爱妃你,多日不见似乎又瘦了一圈,真令朕心疼!”皇太极爱怜地握住了宸妃的手,眼中满是柔情蜜意。

宸妃心里一热,不由得又落下泪来:“皇上,臣妾能得您宠爱已是万分荣幸,感激之情无法用语言表达。只是,近来您日理万机,又亲临前线,臣妾时刻为您的安危牵挂,要知道,皇上您已经不再年轻了,还这么日夜操劳能不伤了龙体吗?请您浑身放松,让臣妾给您捏捏身子吧。”

“爱妃,朕在王宫之中,唯独与你脾气特别相投。一到了你的面仿佛天大的事前都变得无足轻重了。你总是那么贤淑文静,又依然那么年轻美貌,只是太消瘦了,近来又总多愁善感的。要知道,即使在大营里,朕仍牵挂着爱妃你呀。我要你快乐起来,胖起来,有朝一日朕还要让你住进北京城呐!”

“皇上对臣妾的好,臣妾一辈子都忘不了,如果来生有缘,臣妾还愿意伺候您。”

两个人互相说着体己的话,都不愿意提及那件最伤心的事情。两年前,他们的爱子——八阿哥尚未来得及取名字就夭折了,皇太极十分偏爱这个皇王子,本有立他为嗣之意,怎奈这个儿子命薄如纸,无福消受便匆匆告别了人世。从那以后,宸妃的脸上便失去了笑容,身子一天天地消瘦了下来。两个人都明白,他们之间是不会再有一男半女了。尽管皇太极不承认,但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却时常困扰着他,他才五十出头,按理说正是壮年,怎么会老了呢?

“眼下,我大清军正与明军在松锦一带进行一场大规模争夺战,鹿死谁手,实难预测,这场战役对大清来说至关重要。”皇太极十分惬意地翻了个身,让宸妃给他揉搓后背和腰部。对这些军事上的事宸妃并不关心,她能给皇太极的只是一些体贴和安慰,这一点与她的妹妹庄妃相比就不一样了。庄妃不仅贤淑还有一副颇为聪明灵活的头脑,对国事家事她分析得头头是道。但对皇太极而言,此刻他需要的是一个能全心全意听他倾诉的人,这个人当然非宸妃莫属了。

“如果说萨尔浒战役是我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话,那么眼下的这场松锦战





役则是由辽西对峙转为战略进攻的关键。朕怎么也忘不了天聪元年，朕在宁锦城下所遭到的惨败。”

“天聪元年？那时候臣妾还在科尔沁呢。”

“是呀，一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不知正在做着什么样的五彩梦呢！老实告诉朕，你迟迟不嫁究竟是为了什么？”

“你又来了。”宸妃的脸上飞起一片红霞，这使她原来苍白的脸显得生动可爱起来。她是鹅蛋脸儿，细细的黛眉，黑黑的眸子里流露着万种风情。

宸妃伸着春葱似的纤手，轻轻地揉着皇太极的肩膀，脸上带着一些羞涩回忆着：“臣妾本是科尔沁草原上的一位公主，自以为是一只金凤凰，又一直受到父汗的宠爱，所以对前来求亲的王公贵族全不放在眼里。到后来，妹妹嫁给了你，听人说你相貌十分英俊又是一国之君，臣妾就明白，这世上再也找不到比你更好更强的男人了，自那时起，臣妾就下定决心非你不嫁。这事又不好对人说，可急坏了父汗，他差一点儿就要学着中原人的做法给臣妾比武招亲了！”宸妃说着，脸上的红晕更深了，笑盈盈的，皇太极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你笑的时候多美呀！怎么样，朕没让你失望吧？”

“还说呢，”宸妃娇羞地瞟了皇太极一眼，“你娶我的时候已经是天聪八年了，那时候我已经整整二十六岁了呀，真是老大不小的了。说起来还真有些后怕，要是你不娶我，我可怎么办？”

“哈哈！”皇太极乐不可支，一把搂住了宸妃，“这是天赐良缘，你我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你是专门为我而生的。想当年朕娶你的时候是四十多岁，有了你，朕才真正懂得了女人，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爱。嘿嘿，那些年我们两人是久旱逢甘霖，那种颠鸾倒凤的日子我一闭上眼就能感觉得到！爱妃，今生今世，你都是朕的最爱！”

“皇上，请不要……”宸妃偎在皇太极的怀里，充满了柔情，“皇上，你我来日方长。眼下，您得好好歇息一下，保养身子，臣妾这就给您煨参汤去。”

“唉，你又扫朕的兴了！”皇太极的脸色有些不快。

“皇上，您得明白臣妾的苦心。皇后娘娘一再叮嘱臣妾要好好伺候您，不能让您劳神费心伤了元气，倘若娘娘知道会怪罪臣妾的。”

“那，你就不怕朕怪罪你，不再宠爱你了？”

“臣妾不怕。臣妾是真心对皇上好，皇上会明白的。”宸妃低垂着眼睛，一副乖巧的模样，皇太极忍耐不住，胡乱将她按倒在床上……

庄妃病了，说不出是哪里的毛病，就觉得心烦意乱浑身不舒服。

“姐姐还是吃些汤药吧，整天不吃不喝的可怎么受得了哇！”贴身侍女乌兰是庄妃当初陪嫁过来的，主仆二人情同手足，平日里就以姐妹相称。

“乌兰，我害的是心病，没什么汤药能医得好的。”庄妃叹了口气，一脸的忧郁。



“要不，我陪您出去散散心？外面秋高气爽的，总比待在这冷冷清清的宫里舒服呀。”

“这十几年了，我已经惯了。倒是苦了妹妹你了，让你陪着我在哪儿受苦！明儿我求皇上给你找个主儿，嫁出去吧，你早该有个家了。”

“姐姐！”乌兰急得直跺脚。她放下了汤药，扶庄妃坐了起来。“姐姐，我早就发过誓了，一辈子不离开您！您要我嫁人就是要我去死！结婚成家又有什么好处？还不是要受男人的气？姐姐您不是有家了吗，还是庄妃娘娘呢，为什么您还总是长吁短叹的？”

“找一个老实巴交的普通人，那样你就会感到生活的乐趣。不要像我，嫁入深宫不见天日，门庭冷落形影相吊。唉，我这是何苦呢，明知是个坑，还非得往下跳。人哪，不能有太多的欲望呀，我这是自作自受，怨不得别人。可是，我还把亲姐姐也拉进宫里，让她受这份活罪。”

“姐姐说得不对。宸妃娘娘这些日子正得意着呢。听说皇上一回来就一头扎进了关雎宫，连皇后娘娘都不见，气得皇后娘娘咬牙切齿地骂她是个妖精呢。”

“唉，姐姐也是的，明知道皇上龙体欠安还拉着他不放，能不让皇后怪罪吗？姐姐也是命苦，好端端的一个儿子，怎么就养不活呢？如果上天有知，能赐给姐姐一男半女的，我也就放心了。”

“姐姐！你总是为别人操心，还是多关心自己吧！这十几年来，您在皇上身边没少操心，您孜孜不倦地帮助皇上，走完了从大金到大清这辉煌而又艰难的一步，您跟皇上同喜同悲、同乐同忧，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您付出了这么多，为什么皇上对您却总是不冷不热、若即若离的？我真为您不平哪！”

“大凡男人都喜欢平庸的女人，女子无才便是德嘛，更何况一个皇帝呢？这些年虽然我一心一意为皇上分忧解难，却一直得不到他的欢心，我就悟出了这个道理。皇上是个好强的人，他怎么能容忍身边有个能说会道、给他出谋划策的聪明女人呢？这样不是有损他天子的威严吗？所以，他更爱我姐姐那样的，默默无闻、有着花容月貌的女人，那只是一个花瓶、一件摆设，供他在劳累之余玩赏而已。”

“噢，您说得这么深奥。女人做花瓶有人爱有人怜的有什么不好呢？这说明女人的美丽容颜得到了他人的认可，总比被冷落在一边强得多吧？没有男人赏识，女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乌兰，你总算说出了心里话了。是呀，这么漂亮的一个姑娘怎么会没人疼没人爱呢？不要撅嘴，一遇到合适的我便把你嫁出去，让你尝尝当花瓶的滋味。”

“姐姐，您就饶了我吧。说真的，别人伺候您我还不放心呢。”乌兰抿着嘴笑了。

“这话倒是真的，咱们姐妹一场，你对我的好我会记住的。唉，说起来要不是你脑瓜子机灵，我和福临娘儿俩哪还有今天哪！”庄妃说着眼圈红了。



庄妃说的是崇德三年的事。那一年的冬天特别的冷。身怀六甲的庄妃身子越来越笨,行动不便,皇太极早已把她冷落在一边,整日陪着宸妃和他们的儿子八阿哥。永福宫越发冷清,两个上了年纪的太监,两个做粗活的丫头和两个厨娘,里里外外能拿个主意的就是乌兰了。

正月三十这天,又下雪了。凛冽的北风呼啸着一阵紧似一阵。不远处的关雎宫和衍庆宫里传来了喜庆的鞭炮声,笑语喧哗,人声鼎沸。细心的乌兰生怕庄妃心里寂寞,特地将宫里的白纱灯蒙上了一层红绸,倒也显得喜气。

“姐姐,有道是瑞雪兆丰年,您怀的阿哥或是格格还没落地,就给我们带来了吉祥。”

“听这宫外的北风刮得像刀子似的,我心里真冷哪。宫里的柴火够烧吗?这个冬天可怎么熬哇!永福宫就像被皇上遗忘了,他怎么就这么无情无义呢?”

“姐姐,本来我是不想多说的。就算皇上忘记了,那还有后宫之主皇后娘娘呀。怎么着她也是您的亲姑姑,自己在那边吃香喝辣的,怎么就不派人来问问你的冷暖呢?明知咱们宫今年冬天要添丁进口,可分派下来的食物、木炭、衣料不仅没有增多,反而比往日还少一些!她的心也真够狠的!”

“许是被管事的太监们克扣了。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要斤斤计较了。对了,咱们宫里还缺什么吃的没有?我寻思着让厨娘做些龙鳞饼给关雎宫送去,姐姐以前可爱吃这个了,如今八阿哥已经快两岁了,皇上又日夜宠幸她,我真为她高兴啊。”

乌兰的嘴一撇,她的唇边长着一颗小黑痣,显得很可爱。“姐姐!那些食物还是给咱们自个儿留着吧,这会儿有皇上在,关雎宫里能缺什么呢?您那位姐姐呀,怎么一点儿也不念着手足之情呢?想当初要不是您引荐给皇上,她能有今天吗?姐姐,我真为您不值呀。”

“有什么值不值的?当时她都二十好几了,一个老姑娘,眼见就嫁不出去了,我能不能替她着急吗?现在她终于有了归宿,这不是很好吗?再说,她快三十了才生了龙子,多么不易呀!皇上排行第八,姐姐生的阿哥也是第八位王子,所以我想皇上才格外喜欢她们母子俩,这真是姐姐的福分哪。要是我能生个阿哥就好了,母以子贵啊,那三个格格并不能给我带来好运……”庄妃说着轻轻叹了口气,手一抖,针掉到了地上,她正腆着肚子赶制婴儿衣服呢。

“哎哟!快扶扶我!”乌兰也在灯下做着针线,没注意庄妃的脸色已经十分难看。

“我,想弯腰捡一下针,结果,肚子就疼起来了。快,吩咐海公公去请御医,我恐怕要生了!”话音没落,庄妃的额上已冒出了豆大的汗珠。

“快来人哪,海公公,快去请御医!胡水妈,快生火烧水!快,快来人哪!”乌兰毕竟是姑娘家,一时慌了手脚,看着蜷缩在床上痛苦万分的庄妃,急得团团转。

“回姑娘的话,两位公公到隔壁关雎宫的公公那里吃酒聊天去了。两个丫头和张妈



也不知跑哪儿凑热闹去了,就剩婢子一个人在。我是先烧水呢还是去请御医?”胡水妈披着棉袍,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显然刚从被窝里爬起来。

“真是反了,无法无天了!”乌兰气得柳眉倒竖。她一咬牙冲出了永福宫。

凛冽朔风卷着鹅毛大雪漫天飘舞着,天上地下已是白茫茫的一片。瑞雪白得如银缕玉雕,晶莹剔透,寒光闪闪。若是在往常,乌兰最喜欢在这雪地里徜徉,听着双脚踩着积雪发出的“吱吱”声,甚至捧起一把放进嘴里含着,在温柔的阳光下尽情享受这大自然的美景。可现在情形却不同,这是雪夜,没有阳光,只有刀子似的寒风。乌兰不由得哆嗦起来,这才发觉匆忙间忘了披件斗篷。她咬着牙,迎着刺骨的寒风和飘雪,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走去。

“永福宫的?这大冷的天,御医早就睡下了,明个儿一早再说吧。”

乌兰一听,急得要哭了,用力拍着门板:“叶公公,您老就行个好吧,救命如救火呀!”

“你就是把门板拍烂了也是白搭!半夜三更的,天儿太冷了,就让庄妃娘娘忍一个晚上吧。再说,她前边不是已经生过三位格格了吗,这一回料也没大事儿,她们母子会平安的,不过这一回也许还是个格格呢。”

屋里再也没了动静,灯也灭了,乌兰气得抬脚猛踢着门板,疼得她龇牙咧嘴道:“这些朝三暮四的小人,势利眼,丧良心的,赶明儿娘娘生个阿哥,头一个就收拾你!不行,我找皇上去,他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冰冷的雪片被狂风裹卷着,直往乌兰光溜溜的脖子里灌。乌兰心里憋着火,倒忘记了寒冷,调头朝关雎宫走去。

“哟,这不是永福宫的乌兰姑娘吗,大冷天的还想着来看哥哥?来,让我摸摸你的手,啧啧,冻得像块石头,可真让我哈朗心疼哟!”

“呸!”乌兰憋足了力气朝哈朗啐了一口,扭着身子想躲开,不想却摔倒在雪地里。

“乌兰姑娘,这么晚了还来关雎宫,有事儿吗?”年纪颇大的穆公公实在于心不忍,和气地问道。

“是的,皇上是不是在关雎宫?我有急事求见,请公公给通报一声。”

“这可不行。皇上有令,谁也不得打扰他。这会儿他可能睡得正香呢。”

“两位公公,庄妃娘娘就要临产了,总得请个御医呀,您快给想个法子吧,若娘娘生了个阿哥,日后不会亏待你们的。”乌兰冻得直打冷战,浑身哆嗦个不停。

“赖总管发过话,谁也不得擅自打扰皇上。咱们是帮不上忙呀。快回去吧,我可要关门了。”

“哎,乌兰姑娘,听说东边的园子里住了几个萨满妈妈,你去请她们帮帮忙吧。不过,这冰天雪地的路可不好走哇,何不让你们宫的海老弟跑一趟呢?”

“我们宫里的两位公公不知去哪里玩了,连个人影都看不见。”



“嘻嘻！海中天这个滑头准是躲在哪儿搓骨牌呢。”

乌兰一听没指望了，谢过了两位太监，跌跌撞撞地挣扎着离开了。关雎宫的大门“咣当”一声关了起来，乌兰的心里冷得像冰一样。

四位萨满妈妈终于被乌兰请进了永福宫，而这时的庄妃已被疼痛折磨得说不出话来了。乌兰像个雪人，头发上了冻，连眉毛上都结了冰，她的两只脚早已麻木冻僵了。

胡水妈拧亮了宫灯，手脚麻利地摆好了一张神桌，四个萨满妈妈脱去了斗篷，吸足了大烟之后来了劲了。她们年岁也不小了，却个个打扮得妖妖娆娆，描红抹绿的，有的还在粉白的脸颊或是下巴上点个黑痣。

庄妃躺在炕上，已经筋疲力尽了。她的长发散落在脸上，越发衬得面目苍白。她双眼紧闭，牙关紧咬，在与命运做苦苦的较量。“我是世上最可怜的人，天神阿布凯恩都里，请你帮帮我！皇太极，您的心真狠哪。我入宫十多年了，难道我的一切言行就没有一点儿能邀得您的欢心吗？这是不公平的！在这后宫，我的贤惠、我的聪颖、我的才干，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宸妃入宫前，我一直深受恩宠却从未恃势凌人。宸妃入宫后，她深得皇上垂爱，我却常常独居深宫坐等天明，却也未醋海生波！皇上您怎么就不明白臣妾的一番苦心呢？虽说我被封为永福宫，位居五宫之末，但并不觉得从此就会失去恩宠，我犯了什么过错了，要被抛弃呢？我日思夜想的全是国事和皇上，甚至把亲姐姐送给了您！皇上呀，在您家睦族和、帝业有成的今天，难道没有我大玉儿的一份功劳吗？我有自知之明。论身份我不如正宫皇后大福晋，她是我的亲姑姑，如今是皇后。我知道你们当初的结合是为了共同对付明朝与察哈尔。她总理后宫，从无过失，我怎么可能与她争位呢？论政治作用，我不如懿靖大贵妃和康惠淑妃，她们曾是被击败的蒙古察哈尔部首领林丹汗的妻子，娶她们并非为色而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这个道理我懂，所以她们俩在后宫中仅次于正宫之后，我一点儿也不嫉妒。论宠爱，我不如姐姐宸妃。关雎宫本身不就意味着深深的爱意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姐姐的幸福不也是我所祈盼的吗？由此看来，五宫之中，最无足轻重的就是我永福宫了。皇上，如果您真的这么想可就错了！五宫之中我虽居末位，但我却最年轻，这就是我的依赖、我的资本！其实，我不甘心做一个平凡的女人，我还有能耐没使出来，只要是皇上您需要，我就是为您，为大清国赴汤蹈火、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这么多年了，皇上您还是不明白臣妾的一片苦心哪！皇上，您现在心里还有我的位置吗？也许我就要给大清国生出一位龙子了，皇上您会对我刮目相看的！皇上……”庄妃的嘴唇轻轻蠕动着，没人注意到她的表情，因为萨满妈妈们已经开始了神秘莫测的跳神，铃鼓作响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

头上插着花的萨满妈妈们腰上还系着一串小铜铃铛，当她们一扭一捏地走动起来的时候那铃儿便叮当作响，十分悦耳。她们左手拿着闪亮的弯刀，右手擎着系着铃铛的桦木棍，先恭恭敬敬地在神座前行了礼，然后开始跳神。她们摇着叮当作响的桦木棍儿，舞

着银光闪闪的弯刀，跳踏舞步哼唱起来：

“乌兰，乌兰，乌兰依……（此为女真语，意为相传、相传，永久地相传下去……）

乌兰，乌兰，乌兰依……

天神阿布凯恩都里，

请你保佑床上的博尔济吉特氏。

弯刀闪光腰铃儿响，

灯影摇摇月影儿长。

弱水悠悠，不咸巍巍，（弱水和不咸分别为黑龙江和长白山古称。）

天神保佑的庄妃娘娘，

将生下大富大贵的哈哈济。（哈哈济为女真语男孩子之意。）

爱新觉罗氏的子孙，

比雪鹰还要矫健，

比虎豹还要勇猛。

乌兰，乌兰，乌兰依，

乌兰，乌兰，乌兰依……”

萨满妈妈们舞得起劲，唱得卖力。歌声悠悠，铃儿叮当，直令人眼花缭乱，神魂飘荡。也不知跳了多久，唱了几遍送子神词，忽然歌声戛然而止，萨满妈妈们齐刷刷地跪倒在神桌前，只听一个威严的声音从远而近缓缓传来：“天神阿布凯恩都里赐谕：今有帝星罕尼乌西哈降生为博尔济吉特氏为子，帝星马踏之地，皆为大清国土。博尔济吉特氏，你要小心抚育。”

屋里静极了，忽然庄妃大叫一声：“火龙，满地满炕的火龙！”接着只听“哇”的一声，一个白胖的哈哈济果然降生了！

“姐姐，快睁眼看看，这是一位阿哥，一个哈哈济！”乌兰又哭又喊摇着疲惫不堪的庄妃。

“我……真的放心了……”庄妃干裂的嘴唇渗出血丝，但她的脸上却显出了欣慰的笑容。

不知这是天意，还是巧合，永福宫的庄妃终于如愿以偿。母以子贵呀，五宫之中她终于可以吐气扬眉了！位居五宫之末，那又算得了什么？她大玉儿有了皇子，大清国又多了一位龙子，这件事情难道还不足以使皇上回心转意吗？……

乌兰看着庄妃出神的样子，不由得抿嘴儿一乐，庄妃这才回过神来。原来，不知不觉中，乌兰已经一勺一勺地把一小碗热粥喂完了。

“姐姐，您出神的时候样子可真好看，都三十岁的人了，怎么看着还这么年轻呀，倒显得妹妹我干巴巴，又黄又瘦的。”乌兰说着故意撅着嘴巴。





“幸亏我不是个男人，否则你额下的那颗美人痣还不早把我给勾引去了。”庄妃不由得眉头舒展，微微一笑。

“姐姐的心情看来好多了。得，随您怎么说吧，反正我的脸皮也够厚的。”

“乌兰，把那件礼袍拿来，陪我到清宁宫去给皇后请安。”

“您不是病了嘛，过两天再去不成吗？这回真的有了理由，何不清静几天？皇后怕是老糊涂了，前几个怎么能对姐姐说出那么严厉的话来？还当着那么多姐妹的面？”

说归说，乌兰知道庄妃的脾气，一旦做出了决定便很难再更改，所以她仍旧忙前忙后地为庄妃更衣，梳洗打扮，然后准备给庄妃戴上饰有一颗大东珠的簪子。

“这支簪子就不戴了，省得被皇后挑了毛病去，给我换上支银色的蝴蝶簪子吧。”庄妃捧着玉簪子端详了片刻，看得出她很看重这支簪子，“这是皇上当年到科尔沁迎娶我的时候亲手为我戴在发髻上的，他说只有我才配戴这个，这颗龙眼似的大东珠价值连城呢。”

“姐姐，宸妃娘娘可是有一条用这样的东珠串起来的项链呢，她戴着也太不称了。她人瘦，脖子又细，我说呀，那串项链要是戴在姐姐的脖子上才合适呢。皇上还是偏心眼儿。”

“那些不过是身外之物，有什么好眼红的？我只记得皇上对我说过的一句话，他称我是科尔沁草原上的一颗明珠呢。”

“嗨，姐姐，看来您是上了皇上的当了。您想想看，皇上的五官娘娘，还不都来自草原吗？也许他对其他人也说过这样的话呢。”

“是呀。”庄妃一拍脑门，掰着手指说道，“天哪，皇上的五官后妃都是蒙古人！加上其他的嫔妃，哎呀，这后宫简直是蒙古女人的天下！”

“不，娘娘，应该说是博尔济吉特氏的天下！皇上的五官娘娘不都姓博尔济吉特吗？”

“是的。爱新觉罗氏的男人们征服着天下，而蒙古博尔济吉特氏的女人们则统治着后宫。夫子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没有家哪来的国？乌兰，我们后宫姐妹，原本就是一家人嘛，大家应该齐心协力，共同支撑着治国平天下的皇上呀！快些走吧。”

乌兰听得稀里糊涂，瞪大了眼睛看着庄妃。这会儿，庄妃唇红齿白，眼睛里盈着笑意，哪里还有一点儿病容？

锦州城里死一般沉寂，战争阴霾笼罩着大地。

入夜，北风猎猎，寒气袭人，城外的清军营帐悄无声息，只一顶大帐篷里闪着亮光。

“众将官，朕怎么也忘不了天聪元年（1627）在宁锦城下所遭到的惨败，这是一场硬仗哪！”

“父皇不必多虑。如今我大清如日中天，与昨天已不可同日而语了。而那明朝却如



落日西沉,气数将尽。若父皇恩准,儿臣即刻率旗下精兵夜袭锦州,以云梯入城,里应外合,一举拿下锦州!”

“豪格,你也不小了,三十多了怎么还这么鲁莽?朕的八旗精兵养精蓄锐,可不是让他们去送死的啊!再说,明军早有准备,全城戒严,防守上固若金汤,我们千万不能贸然出兵!”

肃亲王豪格被父王当众斥责,脸上觉得热辣辣的,棱角分明的脸上现出一副不服气的神情。

清太宗皇太极嫔妃众多,子女有二十几个,然而除了长子豪格之外,其他的儿子或年幼或过早夭折或属无能之辈,唯有豪格有着赫赫的战功,在满朝文武中位高权重,因此不免有些骄横。或许皇太极已经察觉到了豪格的得意忘形,有意要在众人面前压一压他的威风,所以才会板着面孔训斥他。要知道,在满朝文武的眼中,豪格可是太宗的得力助手,是将来继承帝统的最佳人选啊。

“皇上明鉴,锦州的明军已有防范,如果我军踌躇不前反倒给明军援兵提供了时机,到时要拿下锦州就更困难了。臣明了皇上的心愿,”武英郡王阿济格见皇太极听得很认真,便加重了语气并伴以手势比划着,“我大清进取之大计,一者攻燕京,此乃刺明心脏之举;二者夺下关门,这是断明喉管之举;三者先得拿下宁锦门户,这是为我军入关南下、鼎中原先扫除后顾之忧。如果整个关外都是我大清的天下,则我军可一心一意与明朝决一死战了。所以,我认为必须当机立断,攻占宁锦!”

“嗯。”皇太极若有所思,阿济格的话不无道理,他与豪格虽为叔侄但年纪却相当,均以勇猛善战著称,但他二人似乎有着相同的缺点,都是狂妄骄横、锋芒毕露之人。

考虑到兄弟之情,所以皇太极并没有像斥责儿子豪格那样斥责阿济格,他捻着下巴上的一缕花白的胡子,颇为赞赏地看着这位同父异母的弟弟:“朕记得在天聪元年的时候,你与朕率兵伐明,攻锦州,逼宁远,搅得明军鸡犬不宁,这可惹恼了明总兵满桂,他出城列阵,指名要与朕一决高下,关键时刻,是你挺身而出与满桂在两军阵前厮杀。朕则趁明军精力分散之时,击鼓进军,明军大乱被打得人仰马翻。哈哈!怎么样,这一回你是不是又想大出风头哇?”

阿济格涨红了脸,众将官们也一起笑了起来。

“多尔袞,你怎么不言语?”

和硕睿亲王多尔袞正值而立之年,为人多才多智,英武超群,一向是皇太极器重的小弟弟,这一次多尔袞受命为“奉命大将军”,率豪格、阿巴泰统左翼军,太宗的侄子岳托为“扬武大将军”,率杜度等统右翼军,分两路攻明,足见皇太极对多尔袞寄予了厚望。

“臣奉圣上之命率军自董家口东二十里处入关,与岳托将军的右翼配合兵分八路向南挺进,在燕京至山东之间的千里之内攻城略地,所向披靡。计入关五个月,转战两千